

沈亚作品集



紫兰色氤氲

无论命运再怎么摆弄她，她只要这个男人！
这个为了她决然放弃一切的日本贵公子……

33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82064

1247.57-57

11
:33

紫兰三色氛氲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、台湾沈亚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1.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沈… II.沈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图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紫兰色氛围 沈亚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套

ISBN7-104-01156-0/I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
本册: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生辰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面却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第一章

灰烬幽魂。

东京。姬月帝国大厦。

秋凉，夜风冷冷吹拂着东京霓虹闪烁的夜色。商业区日间极度繁华的光景不再，没有人声的空间突然沉默；冰冷的大厦失去了炫目的光影，微暗地泛着某种带着寒意的光。

她以特殊的钥匙打开电梯门，门无声无息地滑开，光线透射而出。昏暗的大楼角落只有一盏微黄的灯光，映得她修长曼妙的体态在电梯之前显得有些荒凉。

这电梯没有楼层数，进入之后电梯本身便笔直往上走，没有楼层显示的灯光可看，也没有镜子，没有任何文字或可供阅读的张贴。

这是一座无声且无趣的电梯。

电梯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，不会停驻其它的楼层，也没有其他的客人会走进来。这是一座私人的、仿佛孤岛一样的电梯，隐藏在东京最高的商业大楼里，几乎没

· 紫蓝色氤氲 ·

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，安全密闭的电梯空间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。

凄凉的夜、凄凉的电梯，而电梯里女子所褪下的衣衫散落在电梯冰冷的地板上。

电梯到达目的地后再度无声无息地打开，女子赤裸着身体缓缓地步出电梯。电梯门关上后，她孤独地置身于一个深蓝色、汪洋一般的空间里。

偌大的空间只有深深浅浅的蓝，波纹状的蓝色线条包围着整个屋子，天花板上流动着水一样的光线，而带着浅浅的蓝色光线照射在她身上。她一头流瀑似的长发飘垂在身后，及腰的长发在微蓝光线的呼唤下，似乎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力，缎子般柔美的色泽在每一个脚步之间跳动，闪烁着—丝令人目眩的光芒。

她的面孔仿佛传说中素白的碾玉观音，柔白的肌肤如幻似真，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。她，眉目似画——一幅上帝精雕细琢、费煞心思的工笔画。不笑不怒，令人无法揣测的心思绵绵密密在海一般的屋子里流动起来。

巨大的落地窗将东京夜景尽收眼底，铁塔上的光线、每一栋楼里的喜怒哀乐、天上人间的窃窃私语都躲不过这里无言的视线；这里仿佛离天堂最近，也仿佛是人间与天堂之间的交接点。

角落里有紫色的烟雾袅袅上升，映在巨大的玻璃窗上像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她在那烟雾之前站定，灵动的眼

睛怔怔地注视着男人映在窗前的身影。

他憔悴了许多，青涩的胡渣布满双鬓，那双原本冷静锐利的双眼如今写着无力的悲哀。她的双手轻轻绕过摇椅，在男人的胸前停驻。

男人手上的烟落在地上，未熄的红焰在蓝色的光线中默默燃烧。他闭上眼睛，躺在沙发上，修长的双手握住了她藕般细致的臂膀。

不知哪里传来的凄美歌声，唱着爱人离别的伤痛，女声哀哀切切问着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相爱却不能相守？

为什么……那哀泣的歌声显得多么真切，女子却忍不住微笑。这世界，若能问为什么，若能哭出所有的悲伤，那么离别的歌又何必唱得如此伤痛？哭泣是什么呢？只不过是泪水加上哽咽而已。

她从来不想问、不想知道，她只想看着现在，只想爱这一刻，只想看到时光流转的足迹。

透过明亮落地窗，她看到自己……看到自己正拥抱着她所爱的男人。

也许明天地球不再运转，也许明天这男人便会爱上了另一个女人，也许明天她便有如空气般消失在另一个蓝色的空间里……想到这里，她不由得浅浅地笑了起来，温柔地以发缠绕住男人的身体。

别去想吧，别用明天的哀愁勒死今日的幸福……人

啊，究竟有几个明天呢？

男人起身，长长的袍子落在地毯上，焰灭灰飞之后，空气里只有冷冷的蓝色。他抱住女子纤细的腰枝，用自己的温度温暖了女子微凉的躯体，另一股火焰在他们之间燃烧。

他抬起她小巧的脸蛋，凝视着那张他所见过最美的面孔。那双黑白分明，仿佛能看清一切的眼睛让他自惭形秽！他轻叹一声，无言地拥紧了她。

她的唇略带苍白，素净的肌肤在他手掌的摩挲下微微颤抖。他轻轻地抱起她，在深蓝色的大床上放下她。深蓝色的床单衬得她的肌肤特别白皙，那精致的体态在蓝色的床上划下一道美丽的白色弧度。

他全身的肌肉都在尖叫呼唤，所有的自制力正在接受此生最严厉的考验！火焰蔓延他所有的细胞与神经，他几乎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！但是他只是站在那里，任那火焰燃烧、任自己的双手颤抖、任自己所有的理智崩溃决堤！

她微撑起自己的身体，长发像一袭薄纱笼罩着她曼妙的体态。她抬起眼，水波盈盈地注视着她的男人。

男人的肌肉强健，流动的光线在他的每一寸肌肤上游移，那令人赞叹的身体在月光下显得有些野蛮。她看到他颈边贲张的血脉，看到他的双手正无助地握着拳，而这不是她要的。

她半跪着坐了起来，仰着头，双手环绕他的颈项，无言地闭上眼睛，唇轻吻上他的。男人的身体遽颤，所有原始的欲望瞬间急切地苏醒过来！一双他所见过最为清亮的眸子，那眸如今正映着天空的一抹轻蓝。

她一点也不像湖畔出现的精灵，也不像湖里出现的女神。她像个梦——

那梦，叫他醉……叫他甘心等她一年、两年……午夜梦回，当她的影像出现在他每个最深沉的梦境之中，他知道自己甘心等待一生……真的。

就算等待一生也无所谓吧！

“莫荒蕙！”

一声带着焦急、责备的急切声音打断了这完美的梦境，不远处两名女子正慌张地四下张望叫唤。

“荒蕙？莫荒蕙——”

那发音的意思他并不能了解，尽管他早已熟悉。清脆的音节念在口中却似乎像是银铃所发出的轻脆声响。他默默在心中念了许多次，就在他默念的同时，那女子竟像是感应到他的呼唤似的转过头来。

那双漆黑如星的眼眸笔直看进他心中最深沉的角落。

他蓦地一惊！唰地跳了起来，转身离开那里。

“莫荒蕙！”

叫唤声仍在持续之中，他强忍住回头的冲动，告诉

自己那不过是一场梦。

一场在微蒙的轻雾中所出现的美丽幻梦罢了。

当他停下脚步，身后却有女子叹息的声音传来……

他凝视着那背影，心中不由得再度念起那三个字：
莫芜惹、莫芜惹——莫芜惹。

* * *

“Moore，长岛冰茶一杯！”

震耳欲聋的乐声将整间屋子震得微微晃动，天花板上的七彩灯光正似疯了般的旋转不停；舞池里男男女女放肆地摇晃着自己的躯体，脸上炫迷的表情仿佛已搞不清楚人间地狱的分别。

这是一间将近百坪的 PUB，四面墙上以极为绚丽的色彩画着抽象的图案，猩红的颜色在灯光照射之下更显得诡异。

一个小小的吧台坐落在进门的左侧方向，成堆的酒瓶、玻璃辉映着诡谲的灯光。吧台上一男一女都穿着黑色的服务生服饰，脸上带着笑，手上的动作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舞池大概有五十坪大，里面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男女，忘情地挥舞着他们的肢体，放肆地宣泄着他们体内积蓄已久的压力。

圆形的小桌子看似凌乱地散放在场地中央，带着点儿淡蓝的光线在上方隐隐投射下来，一时之间也看不出有何用意，似乎只是为了座位而摆置的座位、为了光线而打的光线。得等人全部坐落，而且由上方往下看才会莞尔发觉，那圆桌竟排成一弯淡蓝色新月模样；而人们正坐在那优雅的新月之上举杯大笑着，状似一幅既幽默又优雅的画面。

这样不着痕迹的安排自然不是巧合，只是也很难了解这种让人看不出来的设计究竟有什么作用？

“嗨！一个人啊？”

穿着短裙的俏丽女孩蹦蹦跳跳地出现在他的眼前，染成金黄色的头发衬着雪白的脸蛋，在灯光下看起来特别苍白。女孩端着一杯猩红色的血腥玛丽很自然地坐下来，一点也不打算等他邀请。

“这里很好玩吧？你是谁介绍的？”

他挑挑眉，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还得有人介绍才能进来。

女孩子笑了笑，露出可爱的小虎牙。“你自己来的？那你运气真好！阿朗不在，要是阿朗在的话，你可能连门都进不来。”

他还是不说话，但女孩显然完全不介意。她趴在栏杆上往下看，圆圆的眼睛飘在楼下和他的面孔之间。

“你知道下面的桌椅排成月亮的模样吗？这是个秘

密耶，只告诉你一个人哦！”她笑得十分甜美，娇俏的面孔在灯光下显得红润润的，非常可爱。

他没有回答，女孩似乎也不期待他的回答，她只是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，好像他就算是个人，对眼前的少女也没有什么关系一样。

“只是我真不懂耶，为什么 Moore 要这样安排呢？害我想了很久很久耶！每次问她，她都只是微微一笑，可是从来都没有回答唷！真是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。你想得到吗？”

这几句话倒是引起他的兴趣，他摇摇头开口：“是吧台的女孩子吧。你们叫她 Moore？”

“嗯，是一个爱尔兰诗人的名字，但是她说她不认识那个诗人……”女孩子又笑了起来，这次眼光只飘荡在下面的空间之中，而声音带着淡淡的苦涩之味。“真奇怪，原来她也有不认识、不了解的事情……我一直以为她什么都知道呢。如果这世界有一半的女孩子像她，那像我们这么平凡的女孩子可就惨了。”

男子听着，仍是不语。

“我叫芽子，你呢？”女孩子恢复了精神，很活泼地转头看着他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织真。”男子淡淡回答。“寒泽织真。”

“你也是为了 Moore 来的，对吧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但是他的眼光却沉默地回答了这个问题

题。

女孩子很开心地笑了起来，眼里却隐约闪过一丝落寞。

“我就知道！这次我又赢了！”她说，端起酒杯，像来时一样蹦蹦跳跳地下楼去了，但走到一半却突然停了下来，转身问他：“你喝过‘幻之美人’吗？”

他眼里闪过一丝疑惑。

女孩子微微一笑，举杯朝他做了个敬酒的动作。“有机会你该试试看的，那是 Moore 最擅长的招牌酒，也是世界上最甜、最凄美、最令人痛苦的酒，喝过之后你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不等他回应，女孩子很快下了楼。闪到吧台之前，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长串的话，同时回头对楼上的他甜甜一笑。

他听到吧台周围的女孩子们发出一阵嘻笑与感叹的声音。而正在工作的女子却连头也没抬，只是微嗔地睨了芽子一眼，似乎这种事情在这里早已经司空见惯。

幻之美人？

他露出一丝不着痕迹的微笑。他是该试试看——

“你果然在这里。”

寒泽织真立刻蹙起眉，微笑在他的眼中隐去。他抬起眼，那女子已经在他面前坐下来，这次装扮得像个清纯的大学生。

半东半西的血统让女子的面孔十分深刻，漂亮得令人难以忘怀，但他怀疑有几个人弄得清楚女子到底叫什么名字、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此时的她不就又像个鬼魅一样出现在他面前？只不过，这种不打招呼的出现，通常都代表着麻烦和厄运。

“一看到我就没有好脸色。”女子有点无奈地摊摊手：“我是个鬼吗？”

“差不多。有什么事就快说吧！”

女子泄气地抬起一双大眼睛：“你可真是无情啊！”

他冷冷地瞥了她一眼。

她只好耸耸肩：“你喜欢直截了当？很好，我也满喜欢的。我们这么说吧——你喜欢上不该喜欢的人啊。”

“我喜欢什么人也与你有关？”

“与贵家族有关的事情都与我有关系。”女子笑得十分甜蜜，表情像是正与情人谈心的娇俏少女。“我是常驻特派员嘛。”

“我不想知道你要说的事情。”寒泽织真直接站起来，表情冷峻地转身离去。

“你不听我说将来一定要后悔的！”她焦急地叫起来。“这真的很重要！”

寒泽冷冷地停住脚步，背景姿态僵硬至极！

“你知道这家店是谁开的吗？”女子走到他身边拉住他的手臂。

“我没兴趣知道是谁开的。”

“这是——”

“Moore!”下方吧台突然响起一阵惊叫声。

他眼角瞥见吧台上的女子上一秒依然微笑，下一秒却忽然倒了下去！他蓦然转身往楼下冲——

“寒泽！这是姬月的店！”女子忍不住叫了起来。

场面突然沉默了。

楼下的人手忙脚乱地扶起倒在吧台里的女子，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因应之道，而他远远地看见女子的脸上毫无血色，苍白得如张白纸一般，而那紧闭的双眼正不断地揪紧他心头的每一根神经！

这时，一名体态修长匀称、带着鸭舌帽的男人拨开嘈杂的人群走向昏迷的女子，毫不费力地一把抱起她，走进吧台另外一边的小房间里。

楼下混乱的场面尚未平息，而他的脚步却像是定在楼梯上一样，动弹不得！

女子叹口气走到他身边，挽着他的臂，美艳绝伦的面孔优雅地仰了起来，注视着他。“寒泽，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要告诉你了吧？这是姬月的店，她是姬月的女朋友。”

他停顿了三秒钟，然后转身俯视着女子精巧有如手工娃娃的面孔，眼里闪过一丝冷冽，道：“我不管她是谁的女朋友，我也不管这是谁开的店。我喜欢她，我要

· 紫蓝色氛氲 ·

她成为我的妻子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”

“她成不了你的妻子的！事实上她无法成为任何人的妻子……她有病，医生说她能活过三十岁就算是奇迹了。”

男人震惊地停滞三秒钟！听到女子那惨惨的叹息，他知道她没有说谎。他双眼紧紧地注视着吧台旁的那扇小门，他的拳头无言地握紧，似乎随时都可能冲过去破门而入！

“事实上是医生说 she 不可能活过二十七岁，而现在她已经二十八岁了……寒泽。”

“那很好，我不用担心她将来会变成一个让人失望的女人。”

女子愣愣地注视着他的脸，不可思议地眨了眨眼睛，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开口问道：“你是说真的？”

“这辈子没这么认真过。”他说着，甩开女子的手，迳自下楼而去。

那背影像极了君临天下的帝王！

女子心细地看着那背影好一会儿，表情凝重地思考了几秒钟。然后她挑起那双如柳叶一般的眉，微微一笑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寒泽……你根本就知道她是谁。这不是巧合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嗯？也好，呵……也好啊，狮子终于醒了，而我这只狐狸终于也有点事可以做

喽！嘿！真好玩哩！”

下着细雨的清晨，东京灰蒙蒙的天空泛着深深浅浅的蓝。不羁的夜城无声地沉默着，车辆稀稀落落地在大街上缓慢前进，白天时拥挤而粗鲁的车潮在此时也显得优雅许多。

一夜大雨将繁华的城市洗得干净异常，素净的面孔几乎认不出这正是夜里有着冶妖风情的所在。

穿过一长排高耸的摩天楼，转了几转便看到一栋红色的小楼房，宁静地坐落在都市旁的小公园旁边。公园里有绿绿的树微摆着清新的鲜意，雨滴滴答答地打在树叶上，发出凉凉的声音。

她跳下单车。那红色楼房只有六层楼高度，同样漆成红色的仿古木门有着中式老旧可爱的模样。她抬起头看了看天空，唇角不由得露出一抹微笑，她喜欢这样的清晨，更喜欢下雨时天空那灰蒙蒙的蓝。

单车前座放着热腾腾的早餐，诱人的香气从袋子里隐隐约约飘散出来，她将单车停好，正要拿出钥匙却听到旁边有人发出低低的声音。她很讶异地转头，原来红色楼房的侧边无言地站着个一身正式黑西装的男子。

“你？”

“莫小姐，少爷希望能再见你一面。”

她认出那男子，长久以来一直追随在过去恋人身后不远处，像个影子一样的护卫。